

離 之 同 人

習坎，有孚，維心，亨，行有尚

《易經》坎卦

離，利貞，亨，畜牝牛，吉

《易經》離卦

希臘神話中的薛西佛斯因狡詐受天神處罰，必須每日將巨石推往山頂，之後巨石又滾回平地，日復一日。當推動巨石差事，成為毫無出路的永恆，天大的苦難也彷彿變得單調而走向荒謬。三年來，Covid-19帶來致命危險，世界如陷落地洞般下沉。不過，我們不該放任自己耽溺於陰暗與憂鬱，更不該在重複的平凡中放棄倫理抉擇。疫情時代的生命奮進，或許更應像翻山越嶺而非重複推石。每當向上前進一步，都能發現新路徑，都是一次新冒險。若能如此，永無止境的攀爬，不顯荒謬，反倒成為幸福。因為，幸福便是我們有能力追尋。

生命是攀爬的連續歷程，形雖奮進向上，但若因此輕易拋開過往，顯然就忽略了足蹬之地的支撐。「大家寫校史」不時回顧來時處。〈上善若水〉側記「名字都是火，卻一生與水為伍」的黃煌輝前校長。〈續寫島嶼的記憶〉報導「大學教授迎娶寶美樓酒家女」。回憶不同時代生命相遇的故事。

「觀點」276有關藝術，也有關相遇。正如哲學家尼可拉·哈特曼在《哲學概論》中所言，「只有在藝術作品的背景指向某種更廣的關聯的情況下，它才有可能是真正的藝術作品。」藝術或許比美醜議論更豐富了些，特別是當代藝術，甚至可以是對現實與權力的反省與挑釁。不過，無論如何，藝術都是將想法付諸於行動，並且期待對處於相同情境的同伴發聲。

〈如果耕耘是一種藝術：2022 Mattauw大地藝術季「農計畫」〉雖談農計畫，卻已觸碰人類本質。人類同時擁有homo faber以及homo metaphysikus

兩面，結合知識與技術成為力量，介入物質世界。農業雖是農，卻也是業。〈談《水象》。公共藝術在成大〉關注的則是「非人」的水之表象。固態、液態、氣態與各自條件的關聯，雖是科學，卻也充滿隱喻。〈綠蔭：數位工藝與智慧營建在樹下的相遇〉，以蔭之虛，使理想、知識、技術、樹與人在此相遇。

「發現成大」是一連串的dis-cover過程。掀開輕忽無視之幕，有些事物原本就一直在那裡。發現，也讓我們再次得以相遇。〈18巷的神祕建築：臺南巴哈伊中心背後的歷史點滴〉與〈中樓里：東豐路旁「最熟悉的陌生人」〉，無論是建築或居民，成大人是否知悉？近鄰往往成為最遙遠的存在。〈用開放知識為數位公民社會打底〉將協作Wiki融入課程，摸索數位時代，融合研究、教學與社會實踐的模式。〈市區綠道路評估系統〉則是在綠建築之後，基礎建設永續的努力。發展與綠蔭難道只能是背反？

「榕園記事」仍舊圍繞著藝術。〈夢想成大：如果成大有個藝術季〉，是成大人追憶過去曾有的美好，並期許成大藝術生活的新發展。〈歌與成大：那些年我在南方聽的歌〉則是邀請嘗試「挑戰人的感官，拓展些極限」的音樂類型。〈Meeting People is Easy: 布拉格紀行與2022 ICOM會展〉是博物館於疫情中參加國際博物館年會的隨行紀錄，應熟悉卻又顯得有些陌生的全臉相遇，肯定能重新激發出許多熱情。

在憂鬱低潮且爭議不斷的疫情時期，我們或許都可從坎離兩卦及其變化尋求對治可能。此時，離卦六五變爻而成之同人卦，或可因來自離美之光明、亮麗與昇華而產生吸引與連結性，而使不同意見的人能夠走在一起。若此，那麼因藝術而相遇，將是後疫情時代最令人期待之事！